

余日章傳



袁訪賚著

青年協會書局出版

集二第書叢年青

種四十三第

傳 章 日 余

所

版

種四卅第集二第書叢年青

傳章日余

有

權

每冊定價國幣捌元

(郵費另加)

發行者

青年協會書局

上海(○)虎丘路一三一號

出版者

青年協會書局

著作者

袁

訪

賚

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

YOUTH LIBRARY SERIES II
NO. 34

LIFE OF DAVID YUI

By

F. L. Yuen

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

Price: \$ 8.00

Postage Extra

June 1948

序

回溯余日章先生作古已逾十二稔，而世人於先生生前之嘉言懿行，猶景仰不置，蓋先生在世時，對於國家民族，固多貢獻，而于領導青年會運動，尤著偉績。茲青年協會書局刊行先生之傳記，所以表彰前賢，借鑑後進，殊有裨益，乃索序於余，因憶曩于先生逝世時，曾作「余日章先生對於青年會之貢獻」一文，謹爲轉錄如次，以誌欽慕！

余日章先生對於青年會之貢獻

自余日章先生逝世消息傳播後，中外人士，無不同深惋惜。筆者追隨先生有年，於其人格，親炙較深，每思爲文以伸哀感，輒因事務瑣結，未遑握管。適上海青年會爲其會刊輯一追悼專號，而徵文於余，其擬題爲「余日章先生對於青年會之貢獻。」夫余君功在社會，未可以其對青年會之貢獻，概其功業之全部；顧即就青年會而論，已有難於罄述者，爰就感想所及，略舉數端。至於余君之道德行誼，友好中之爲文紀述者已多，茲不復及焉。

(一) 余先生致力於青年會運動，逾二十年，其所建樹，至爲宏多，然其最大之貢獻，尤在其偉大之人格。當中國青年會開創之初，斯主持全國會務者，先後有來會理、巴樂滿、王儒堂諸先生，皆能以熱烈之心情，

誠懇之態度，聯絡同志，進行開拓之工作。自余先生繼起，以人格建國之主張，號召全國。彼以其宏通之學識，遠大之胸襟，沖虛之態度，犧牲之精神，不特使多數青年，靡然景從，願為青年會効力；即一般政商學界領袖，一與接觸，莫不油然而敬，對其事業計劃，樂予資助及合作；即或思想不同之青年，因反對宗教，進而排擊青年會者，獨於先生之人格，則翕然折服，靡有異辭。青年會所以能經歷難境而達於發皇光大者，實繫於余先生人格感人之深。此余先生對青年會最大之貢獻一也。

(二) 自西化東漸，歐美政治，社會各方面之良法美制，介紹至我國者不一而足；然往往不旋踵即失其原來之精神，而成爲踰淮之枳。惟青年會由余先生之領導，得以免蹈斯弊。蓋青年會之根本宗旨，以聯合青年，發展基督化人格爲第一義。余先生領導中國青年會二十年，孳孳焉以保持發揚此根本宗旨爲急務。其在歷次青年會重要會議時之演講，屢屢以此主張，勗勵同人。蓋社會上一般青年，對於青年會之四育程序與乎會所上之設施，鮮不樂於趨赴，間有一部分非基督徒青年，批評青年會基督教色彩太重，且常有社會上有力人物，要求青年會放棄基督教之名稱，即不惜予以大量之接濟者。青年會若圖其事工之便於推行，而遷就環境，或迎合普通人之心理，即有失其根本宗旨之危險。然而青年會數十年來，恪守基督教原則，雖其事業之成就，或不免因此有所限制，而實則真正之成功，即在於此。此余先生對青年會最大之貢獻二也。

(三) 基督教宣教學業，在中國已歷百數十年，而基督教各機關，尙未達於普通自立自養之地位。青

年會在基督教事業中雖興起較晚，獨能向本色化之途邁步前進。其活動程序能隨中國人民之需要，而發展演進，不拘泥於西方之成規。所有領袖人才，已以中國為本位，西國幹事悉處於輔助之地位。經濟方面亦確立自給之原則。凡茲成績，前乎余先生之諸賢，固已早有擘劃，而培之植之以達於成功者，則余先生之力為獨多。此余先生對青年會最大之貢獻三也。

(四) 先生智慮超羣，才華邁衆，如此人才，若為其身家計，宜乎置身通顯。然先生志不在此，自加入青年會後，即以此為其終身之職務，除為國事奔走効力外，悉注其心思才力於青年會，鞠躬盡瘁，別無營謀，居恆淡泊自甘，清貧以終其身。其為幹事職位，樹立完善之模範者，此余先生對青年會最大之貢獻四也。

至於余先生在青年會之種種設施，固已彰彰在人耳目，無待於筆者之費辭。綜而言之，余先生之於青年會，所以能樹立卓異之勳績者，即為一才德兼備之人，而復專心致志於一種事業者所僅有之產果，此足以昭示後進者也。今先生之世程已畢，應召歸去，其人格及精神，固可以資後人之矜式，而其對於青年會種種偉大之貢獻，尤足昭垂於無既也。



像遺士博章日余

余日章博士傳略

余日章博士，爲湖北中華聖公會牧師余文卿先生之長子，前清光緒八年生於武昌，曾在武昌文華書院肄業，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，並由美國哈佛大學得教育學碩士學位。回國後，執教鞭於文華大學兼任附屬中學校長。辛亥革命時，任湖北省交涉員。民元，任黎副總統祕書，旋應本協會之請，任講演部主任幹事，致力提倡社會教育。時任本會總幹事者爲王儒堂博士也，迨王氏入京，任參議院副議長，君卽繼任爲該會總幹事，自是絕意仕進，獻身本會，歷廿餘年，始因病辭職。君除供職於青年會外，並致力社會運動。華府會議時，與蔣夢麟博士同被舉爲國民外交代表，列席壇坫，並向美國各團體演講，轉變國隣輿論，我國外交，卒告勝利。君又與太平洋各國在野領袖，創立太平洋國際學會，以謀促進太平洋各民族間之諒解與友誼。民國十三年，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成立，君被舉爲會長，君常因會務赴各地演講，每至力竭聲嘶，致漸患心臟衰弱之症，廿一年秋，重違醫士勸告，復有美國之行，與前國務卿史汀生晤談間，猝得腦溢血症，醫治數月，始能返國，然病已深入，卒以此不治，於廿五年一月廿二日溘然長逝，惜哉！君遺有四子三女，女二人已故，長子新恩，現爲上海工廠聯合醫院院長，次子新安，供職上海中央銀行，三子新福，供職中國航空公司，四子新生，畢業於滬江大學生物學系，身體虛弱，在家療養，女慶民畢業於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社會學系，現在上海宏仁醫院任職。其夫人劉瓊瑛女士健在，熱心宗教佈道，在其府上組織婦女培靈會，每星期一下午開會崇拜，參加者甚形踴躍云。（民國三十七年四月）

余日章傳目錄

梁序

余日章博士遺像

余日章博士傳略

第一章 自出生至成年

第二章 留學美國的前後

第三章 任青年協會講演部主任時代

第四章 在青年會前十年的業績

第五章 同時期的社會服務工作

第六章 提倡青年道德運動

第七章 服務基督教會

第八章 參與華盛頓會議

七五

六七

四八

四二

二九

二二

一一

一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九章 | 在美國養病時代 | 八七 |
| 第十章 | 太平洋國際學會 | 九四 |
| 第十一章 | 改善中日邦交的努力 | 一〇五 |
| 第十二章 | 最好美的一仗 | 一一八 |
| 第十三章 | 泰山頽矣 | 一二一 |
| 後記 | | 一三八 |
| 附錄 | | 一三九 |

第一章 自出生至成年

童年時代

余日章博士，字日章，原籍湖北蒲圻縣。父諱文卿，通儒學，早年服膺基督教，入中華聖公會。任牧師，母胡氏，去世時均年近八旬。他是文卿公的長子，生於公曆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即清光緒八年壬午歲陰曆十月十五日。出生時，他的祖父母，父母，和三叔父同住武昌糧道街。他比他的三叔父僅少二歲，四五歲就與三叔父同在武昌胭脂山一家蒙館內肄業。他自幼天姿穎敏，「學績雖比年齡大二歲的三叔父略優，但絕無驕矜的態度。」其後文卿公奉聖公會主教的委派，先後往沙市宜昌開堂傳教，他就在教堂內附設的小學校肄業。那時小學的功課仍與私塾相去無幾，每天僅背誦幾節『四書』和印寫字帖一張，此外別無他種課程。文卿公性故嚴肅，課子弟頗嚴，於學課外另授以讀物。所以他幼年時的學業，比別的兒童為高。據那時與他同學的王維周先生說：「他聰慧過常人，成績屢列前茅，髫齡時面如冠玉，為兒羣所羨慕。」

在文華書院肄業時代

一八九五年，文卿公回漢口傳道，那時日章博士年方十三歲，就考入武昌文華書院肄業，前後共歷五年。在這時期，他在德智體三育上，均顯露極優良的成績，國文和英文都有了相當的基礎，各門考試均列前一二名。他的同學王維周、鄭和甫、陳宗良諸氏，都異口同聲的證明，他那時的品行和學績都非常優異。

對於課外活動，他也有卓著的表顯，班次較低的同學多得他的輔助和指導。查經班和別種砥礪品學的團體組織，多出他一人擘劃。鄭和甫先生於敘述他那時的課外活動說：『若居今以言校中之課外組織，誠無足奇，然在三十餘年前，實爲空谷足音。』他接着又說：『當時校中諸師長，無不青眼相待，以爲將來必大有貢獻於國家。畢業後，一生事業，果不出諸師長之所料。』

聖公會吳德施主教評述他在學校時代的情形說：『準確和精勤，對於整齊和美麗具有敏感，是他修學時代所表顯的特性。他的中英文書法的端正，即可證明這種特性。他的文辭雅潔，思路清新，在寫作和講演上都增加了動人的力量。在課外活動，他注意同學的集體生活和學校的利益。在作教員時，他得到學生的信仰和同事的友誼。』

到了庚子年（一九〇〇年）拳匪作亂，長江一帶也發生動亂，基督教佈道工作一時無法進行。文卿公和聖公會諸同事都帶了家眷，到上海小住，文華書院也暫時停辦，這使日章博士得到了在聖約翰書院肄業的機會。

這裏有一件事可顯出他少年時代的品行。當他們到上海時，所有男女僕人多避難到鄉間，余太夫人

只得暫司炊爨。少年的日章博士素日最孝順父母，他見母親如此辛勞，常強要代為煮飯，但因為沒有經驗，好幾次把飯燒焦。他心裏很覺不安，搶着把焦飯拿來自己吃，雖然父母和弟妹不讓他如此自苦，常要分吃焦飯，但他總是堅持着，並且表示這樣才能使他快樂。這可見他的刻苦犧牲的精神是出於天性，對於他日後在人格上偉大的成就是很有關係的。

在聖約翰大學肄業時代

聖公會吳德施主教深恐中國同事的子弟在上海住久了，有荒學業，遂與聖約翰書院郭斐蔚主教商議，暫使他們入聖約翰書院肄業。那時聖約翰書院的學制，大學三年（時稱正館），中學四年（時稱備館），余氏插入中學四年級。

到了第二年（一九〇一年），匪亂已平，文卿公和諸同事挈眷回武漢，聖公會當局命諸弟子仍回武昌文華書院肄業。但余氏以上海為全國通商巨埠，風氣開通較早，內地讀書的環境，遠不如上海為佳，遂與諸同學共向當局請願，要求留滬完成學業。郭主教、殷主教和卜舛濟校長見他們情詞懇切，遂准如所請。

一九〇二年，他升入聖約翰書院大學部肄業，至一九〇五年一月畢業。聖約翰大學部的學課，在當時要算最嚴格，學生非在體格和智力上相當強健的，往往不能順利地歷級升進。余氏以穎敏的天資，兼之精勤作業，所以成績極優，考試時常名列前茅。他又長於口才，演說和辯論屢次奪得錦標。這時他對於宗教運

動已感有熱烈的興趣。『在學校青年會中，他是一員健將』（引卜舛濟校長言）又常在星期日出外，做佈道的工作。對於體育，他也特別注重，被選入本校足球隊。爲了比賽足球，他曾遇到了一個危機，幾至影響他的一生。

事情是這樣：某日，聖約翰書院和南洋公學比球，對方某隊員誤把球鞋頭上的鐵片碰到他的右腿，深入足脛寸許。他當時痛極而暈，由同學把他背入醫院。大概因爲醫治的經過不甚順利，數星期後，他的體溫轉高，諸醫束手，咸謂非施手術把他的右腿鋸去，生命便難保全。幸而醫生頗爲審慎，決定等待一天，如第二天體溫仍不降低，便不能再猶豫了。他聽得了這個消息，甚爲恐懼。照中國古訓，本有『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可毀傷』的話。那時的青年，都熟聞這個古訓，余氏也不是例外。現在他竟因球戲而受刑，覺得萬難對得起父母。而且他在大學肄業時，已具有遠大的抱負，要爲國家社會有所貢獻，今如因施行手術無效，成了個殘廢的人，則畢生志願將成泡影，想到這裏，便痛心極了。當時他徬徨床第，無計可施，惟有靜默禱告，求天父施救恩而已。不料到了次日，體溫竟見減退，施手術已無必要。數日後右腿遂漸痊愈。他在醫院內住了四個月，當體溫稍退時，即寄家信報告平安，以免父母懸念。在暑假回里以前，家裏的人並不知道他曾受重傷，且有喪生之虞哩。

他在這學期雖然曠課四個月，但因努力補習，到秋季返校時，補考及格，得在原班肄業。數月後，他的右腿完全復原。那時他對於聖約翰書院內美國式的軍事訓練發生濃厚的興趣，因此他便發憤學習，在軍隊

中由士兵遞升到隊長的地位。一九〇四年年終，各隊比賽軍操，由美國軍官評判，以他所領導的一隊成績特優，給予銀盾獎品。第二年，他又升任第一隊隊長。

卜舛濟校長對余氏最爲賞識，在他畢業以後，時時與他保持接觸，師生間的友誼非常深厚。他評述余氏在聖約翰書院的學績說：「他性好文藝，在英文方面有精深的造詣，講演與寫作均擅優勝；在辯論會中，最爲活躍，戲劇也是他所擅長。他又是校刊約翰聲的編輯。」

我們讀到余氏在約翰聲所發表的幾篇文章（英文），覺得卜校長的評語非常確實。他的文章，篇篇表露出愛國的深情，而文字則淋漓酣暢，儼如一個斷輪老手。編者在這裏要騰出一點篇幅來，約略地介紹他作品的內容，使讀者們知道他當時在思想上已進步到何種程度。

他在約翰聲上發表的，共有四篇文章，每篇自四五千言至五六千言，都是在大學部第三年作的。第一篇論日本在中國的勢力（“Japanese Influence”）篇首對於中日關係，作史的回顧，自元代忽必烈征倭失敗起，至甲午中日戰爭止。論到中日最近的關係，他的大意是這樣：甲午一役，中國的紙老虎被戳穿，日本除索巨額的賠款外，並要求在亞洲大陸開闢商埠，從此日本勢力伸入中國，對各界民衆的生活，發生日益深刻的影響。中國的教育和軍事制度，在在摹倣日本，而兩國間的商業關係也日臻密切。日本變法維新的成績，開啓了中國人民的眼光，在這一點上，日本實有助於中國。甲午以前，中國卑視日本，甲午以後，一變而爲憎恨。但自島國的實況漸被認識，和中日兩民族的近似性漸被瞭解以後，恨惡的心理已有逐漸消滅之

勢云。

那時正當日俄戰事，他指出中國守舊的當局頗同情於帝俄，而進步的青年官吏，則同情於日本。他主張中國既係中立國，不應採取任何足以助長日本軍事力量的動作，但以吾人與日本同為黃族的關係，深願日本能不受非必要的戰爭痛苦。

第二篇文章論中國的鐵路（“China's Railways”）。他指出鐵路建設的重要，但又痛切指陳：中國因敷設鐵路，把許多經濟的權益送給外國，是最愚蠢的事，例如京漢鐵路借款的担保，是全線產業的優先抵押權，包括鐵路車輛、建築物和全路的收入在內，而借款的本息也取償於鐵路的收入。而且鐵路借款的條件往往連帶及於附近礦產的開採權。這樣，我們就受了雙重的損失——鐵路的收入和豐富的礦藏，這不是東印度公司的故事的重演嗎？

他又指出外國在中國鐵路有駐兵權的危險，他說：「這並不是一種假想的危險；我們仔細研究各國的動機以後，不得不抱深切的憂慮。」

他分析外人從中國所取得的鐵路讓與權，按其性質，可分為四類：（一）政治的，（二）政治商業的，（三）商業政治的，（四）商業的。除澳門三水一線純屬商業性質外，其餘無不含有政治的意味。

他引四川總督錫良拒絕鐵路債款為例。因為川督決意把川漢鐵路由國人自辦，所以英國雖急思染指，但自知道了川督的態度後，就不得不放棄原來的計劃。如此說來，祇要我們有保全主權的決心，那是必

定可以保全的。

他在結論中指出鐵路的建設，對於中國的維新有重大的貢獻：（一）使全國易於統一；（二）消除地域觀念，黑暗和愚昧；（三）刺激工商業；（四）促進國防；（五）提高一般的文明。但若任令外人操縱鐵路的權益，則築路反將成爲亡國的先聲。

第三篇文章論『不列顛與西藏』。按日俄戰爭時，英國乘俄國無暇南顧的機會，積極向西藏發展，以鞏固她在印度的地位。她藉口邊界的爭執，派遣 Youngusband 舉兵入藏，與藏人開戰。此役的結果，訂結英藏和約，約內訂定：（一）西藏允開闢亞東，紅孜噶，大克三處爲商埠；（二）賠款五十萬磅；（三）西藏境內鐵路，電線，礦產，和其他權利不准讓與他國；（四）西藏一切內政外交，不准他國干涉，其後我國政府以西藏爲我國屬地，無與他國締約之權，乃派唐紹儀氏與英國駐華公使交涉，商定中國對西藏有完全的主權，並與訂西藏續約，爲英藏和約的附約。

他寫這篇文章時，正值中英進行交涉之際，旨在喚起國人對於西藏問題的注意，並希望唐紹儀氏能好好的與英國折衝，保全中國的主權。

第四篇文章題爲『日俄戰爭對於中國的利益』(『The Benefits of The Russo-Japanese War to China』) 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五日舉行畢業時宣讀的，載在一九〇五年三月份的『約翰聲』。

這篇文章的題目似乎是教師所出的，很不容易鋪張，因爲日俄戰爭，本非中國之福，但他却也言之成